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  
第十一回 桓軍師大布神師計 李魏王兵敗翠屏川

詩：北邙山下列墳塋，萬古千秋對洛城。

城中日夕歌鍾起，山上惟聞松柏聲。  
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  
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？  
舊院荒台楊柳新，菱歌清唱不勝春。  
曉來風起花如雪，飛入宮牆不見人。  
越王勾踐破吳歸，壯士還家盡錦衣。  
宮女如花滿春殿，只今惟有鷓鴣啼。  
弔古四篇權罷詠，爭雄兩國且重論！

不題魏營調兵佈陣，準備交戰。再說河南桓法嗣，坐在城樓上，當晚，只見天昏地暗，雷震風狂，揚塵簸土，走石飛沙。桓法嗣神兵戰將，軍馬一隊隊，都趨出南門外，調遣已畢，將近二更。桓法嗣取斜席鋪在城上，身邊帶了火炮煙火，披髮跣足，左手仗劍，右手捏訣，口中默誦靈文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駕一片席雲，起在半空，徑來到魏王軍中。按住雲端，應聲高叫：「軍士們！快報李密知道，吾神有話與他說！」眾軍聽得空中神人言語，膽戰心寒，慌忙報入中軍。

魏王聞說神人相請說話，面如土色，心內驚慌。眾將並軍士，如泥塑木雕，都往後哨退去了。止有王伯當、賈閏甫、柳周臣各執兵刃，數騎馬保著魏王，直出營門。魏王仰空而問：「何方賢聖，有何教諭？」只見半空答應：「吾乃周公旦就是！今歸上界為神，有三所祠廟，在金墉城內，因你折毀廟宇基址，占為宮殿，木料造為洛口三倉。三千神祇，沒處存身。吾神奏過天庭，燒燬你的倉庫。你緣何知過不改，今又領軍到翠屏川攪擾百姓？」李密拱手言曰：「僕知過矣！伏望吾神陰佑，助勝還朝，那時節鼎新起建，重立廟宇！」雲端內大喝一聲說：「不過理！凡夫割路，讓天兵下界！」才見天清明朗朗，陡然遍地霧昏昏！

干天星斗俱沉隱，平地低昂認不真。  
猛聽半空軍馬嚷，神兵幾隊劫軍營。  
喝罵魏王休縮首，上帝親差統大兵。  
總督天篷為元帥，披頭真武做中軍。  
先鋒猛勇溫關將，殿後英雄黑殺神。  
天將神兵十五萬，呼風掣電駕雲行。  
李密原非真命主，婁金狗宿謫凡塵。  
今奉玉皇親敕旨，差吾鎖取上天門！

桓法嗣一行說著神言，手中取出炮電，點著火。雲端內刮喇連響數聲，河南城上畫角齊鳴。周武、艾先、郝明從中哨殺來，薛德音、樊祐、陳智略從左哨殺來，周文英、周文禮、徐成從右哨殺來，朱榮、張永通往翠屏川正東殺來，燕義、李祿從翠屏川正西殺來，王元、楊佐往翠屏川東南殺來，長孫安舍、何仁往翠屏川西南殺來，太子仁恕、大將軍郭士衡並神師兵，齊往魏營中軍。只聽得半空中，兵戈響亮，鬼哭神號，嚇得金墉眾將，並四十萬人馬，膽碎魂飛，無心戀戰，盡皆拋戈逃竄。自相蹈死者，不知其數。被鄭兵四面八方圍裏將來，燒了糧草，把大勢人馬，截殺一陣。但見：慘慘雲籠鎖，昏昏電閃風狂。干天起處，豁喇喇刮倒天關，巽地吹來，揭歷歷掀開地戶。一似星台諸葛扶劉主，渾如赤壁破曹瞞。催軍鼓響轟雷，助戰鑼鳴霹靂。陣中施火炮，不分南北東西；軍內放神槍，哪管高低上下。火光道道狼煙起，烈燄騰騰錦繡飛。星沉鬥暗，奔馳惟聽馬蹄驚；將喊兵呼，戰鬥只聞兵刃響。低窪血滾三川赤，曠野屍橫數里平。桓法嗣輻輳神師，大破魏兵四十萬；王充欽承聖力，權延鄭國二三秋！

可憐這一陣，把魏兵四十萬，殺得煙消火滅，葉落花飛。眾將帥俱撞圍四散逃避，各不相顧。止有王伯當、賈閏甫、柳周臣保著魏王，殺出陣去。河南眾將，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歌回，鳴金收軍。

桓法嗣帶領眾將官，赴朝啟奏：「主公齊天之福！果有神兵助戰，把李密大勢人馬，殺得片甲無存，眾將盡皆喪膽逃生！」鄭王喜曰：「好神師妙計！朕之孫贖也！」賜綉衣玉帶，宅院莊田，封新城侯。郭士衡封鎮南都督。其餘眾將，頒賜金銀彩緞，軍士逐人犒賞。一面傳旨，光祿寺設宴，慶賞功臣；一面差工部於翠屏川起建周公旦廟宇，鄭王諭祭不題。

再說石贊、雷延、張忠、林士浩四將，領一支兵，徑至金墉城下，高叫守城官知道：「你魏王兵敗翠屏川，四十萬人馬，一旦皆休！快開門獻城！小校慌忙報入單雄信府中：「有河南四將，領軍在城下說，我主失利，人馬盡皆敗沒，如今來取討城池！」單雄信說：「備馬來！」一騎馬徑上城樓，往下一瞧，果然是河南人馬。雄信連忙趕下城來，喚軍士開門，把河南軍都放進城。雄信領著河南將士，把五虎、七彪、八猛、眾將的家小，盡數都使車輛裝載，將宮苑府庫、珍寶財物、地理圖籍，盡皆封鎖。雄信吩咐四將：「你替我護送河南見鄭王，把金銀上庫，眾將家小，暫住金亭館驛，待我回朝，自有區處。你如今不要往大路，抄小路護送去，我燒燬宮殿，隨後就來。於路小心！」四將辭別雄信，領了人馬，離卻金墉城去。單雄信領了家兵，擁進皇宮，把皇后、太子、嬪妃，盡行斬殺不留！

箭去射滿紅椒壁，刀來砍倒丹鳳樓。白髮院子躲烽煙，隱匿花園；綠鬢宮人避土馬，潛蹤地窖。紗窗內玉葉喪三魂，繡閣中金枝忘七魄。金籠內戩傷鸚鵡，玉階前擊損狸奴。冷颼颼劍劈千花徑，綠慘紅愁；寒凜凜刀斷百寶闌，珠沉玉碎。直教禁宮膽落人頭滾，平地泉噴血水流！單雄信洗蕩了宮院，逃出西竄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一面單雄信把自家宅眷，並細軟之物，盡將車載出城。雄信上馬扳鞍，帶領軍士，護著家小，抄小路往河南去了。

且說石贊、雷延、張忠、林士浩回至河南，屯下人馬，徑到東華門前等旨。鄭王把四將宣至殿階，石贊奏說：「臣奉軍師將令，領兵到金墉城見駙馬，將魏國金銀珍寶、庫藏財物，並李密眾將官家小，俱令臣等，解赴回朝！」鄭王說：「拿各將家小做什麼？」石贊說：「單駙馬吩咐，待他回來，自有定奪！」鄭王說：「既是這等，且送金亭館驛安歇！」一面著戶部，將金銀寶物，俱各上庫。再說單雄信護著家小，不分曉夜，趨回河南，到府安頓家小，徑赴朝堂。鄭王說：「生受駙馬用心！併吞魏邦，皆卿之力！」雄信說：「是主公洪福，天神相助，臣何功之有！」鄭王問：「魏將的家小，怎麼處置？」雄信說：「主公！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！當日李密聚集英雄，費多少心機，今日我主，正在用賢之際。如今不管幼女老男，都使劍枷上城，一面差人出城，分頭於附近地方傳示：但有李密手下將官，要認家小的，不必回金墉去，都到河南城下來認。等他來認之時，如肯投降，還他家小完聚；不歸順的，都砍下頭去！」鄭王准奏，一壁廂傳旨，差官押解各將家小，盡皆劍枷上城。一面吩咐軍士出城，分頭遠近地方喊報。

一人傳兩，兩人傳三。有羅成尋見秦叔寶，又遇著程咬金，各人說：「我們的家小，怎麼得到河南？」秦叔寶想一想，口中道：「多是單雄信這奸賊設的計了！謀背魏主，交通王世充，裡應外合，賣了天下！我們家小在與不在，且到河南看一個虛實再處！」三將上馬行程，恰好眾魏將聞認家小，不期俱會做一處。來至河南城下，望上一看，果然是各將的家小都在。只見城上將官，對著城下魏將，一家家都認過去。止有四家沒人來認。哪四將？王伯當、賈閏甫、柳周臣、蔡建德四人，不在河南。將士先把那四家沒人認的，一刀一個，把頭都砍下城來。這分明打草驚蛇！城上軍吶喊道：「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！投降者領回家小，受我

鄭王俸祿；如不降者，照依斬殺不留！」眾將見說，各各願戀家小，齊聲願降。主將說：「既降，卸了盔甲，進城見主！」眾將下馬離鞍，除盔卸甲入城，俱赴朝前候旨。鄭王傳旨：「各魏將俱給冠服進朝！」朝見已畢，鄭王著眾將官光祿寺茶飯。

鄭王卻問馮馬：「這眾將俱該加官職與他麼？」單雄信道：「主人！眾將初來投降，身無寸箭之功，未可加贈官職。且著他長隨營，半俸閒住，止有王珪忠孝兩全，合該升用！」鄭王說：「知道了！」眾魏將茶飯已畢，俱到駕前謝恩。鄭王說：「眾將官俱赴長隨營，半俸閒住，待有功之日，升授官職。王珪到駕前，賜御酒金花，官封兵部侍郎。」王珪謝了恩，同眾出朝，各領家小，且往長隨營居住去了。正是：略施巧計收豪傑，絕勝黃金買俊英！鄭王袍袖一展，群臣皆散。

且說魏王李密、王伯當、賈閏甫、柳周臣君臣四人，打馬加鞭，徑回金墉城去。四人來到金墉城一看：呀！可憐！皇宮禁院，惟餘壞石頽垣；萬戶千門，變作荒郊曠野！

意急加鞭回故里，心忙趨馬盼家庭。  
魏王一見癡呆了，魂飛魄散九霄雲。  
鞏縣繁華成野地，金墉宮殿化埃塵。  
金枝玉葉歸何處？虎將雄兵哪裡存？  
仰面告天天又遠，低頭入地地無門。  
好似烏江項羽無船渡，曹操華陰險喪魂！  
尋思往事如刀割，痛淚流來滿面紛。  
半晌沉吟難布擺，如今哪裡去存身？

王伯當說：「主公！不必煩惱，一來是天數難逃，二來是單雄信奸賊賣國，與王世充合謀，壞了我主天下。如今且到別地方，尋一個安身之處，再作良圖！」君臣四人，離了金墉城，急急前往，來到一所關隘。李密問說：「是什麼地方？」伯當說：「是洛口關！」李密說：「我昔日把邴家二將貶在洛口關，就是此處麼？」王伯當說：「正是！」李密說：「快叫開門！且在此處歇馬。」伯當一騎馬趨近關邊，叫與把關頭目：「快報邴家二將知道！御駕在此，快開關迎接！」

原來李密兵敗之時，各處細探的都報知道了。邴家二將，預先吩咐下言語，因此關上軍士就答應：「主將在邊上操軍未回，無令不敢開關！」李密問伯當：「他怎麼答應？」伯當說：「他回復主將邊上未回，無將令不敢開關！」李密說：「真實他不在？卻是故意推諉！」伯當說：「想他當日諫主不要借糧，正防今日之患。因諫受謫，推故之意也未可知。」李密大惱，鞞內扯出一口劍來，把左邊馬鬃割下一縷：「久後拿住這賊，照馬鬃為例！」把馬連加幾鞭，往前又行。

李密回身前面走，君臣四個又登程。  
可憐家國皆休廢，又遇窮途悶殺人。  
意欲投東還想北，心懷西去且南行。  
尋思哪去投王國，更想何方謁故人。  
加鞭打馬投前進，黎陽城到面前存。

王伯當說：「前面是黎陽城到了！」李密說：「徐茂功雖然謫降在此，他為人比邴家二賊不同。且喚開門，在此歇馬，再圖恢復江山！」伯當趨近城，說與巡城小校：「報與徐太守！有魏王在此，著他開門接駕！」伯當開言，軍士就應道：「徐太守下鄉勸農未回，兵荒世亂，無令不敢開門！」伯當稟復魏王。魏王說：「終不然與邴家二賊一般？」伯當說：「想茂功掌國之臣，朝廷重務，與他商議。我主因不從直諫，謫降在此。如有茂功，怎麼得中河南奸計？似此不肯接駕，也未可知！」魏王掣劍在手，把右邊馬鬃割下一縷：「久後若得伯業中興，決不輕饒這賊！」君臣趨行，不覺天色已晚。煙籠古樹，日墜遙山。漁燈明遠浦，畫角動邊城。魏王舉目觀看，正北一顆星，光彩異常，四圍散星朝拱。李密問說：「伯當！你看正北上這一顆星，好生光彩！」伯當說：「臣向曾見來，有識天文的，說是紫薇星！」李密說：「你聞得此星當照何人？」伯當說：「人都傳說，正照唐朝二太子秦王！」李密聽說，閉口無言。

行到一座市鎮上，來往客商之店，四人下馬。行進店中，店主人相接，揀一所潔淨房安下。整治酒飯吃了，睡到五更，君臣起來洗漱。吃了點心，還了錢，上馬拔鞍，趁著月色。正行之間，伯當說：「行無定跡，空受艱辛。我主也要從長計議，何不暫且投順別邦，意下如何？」李密說：「伯當！你說得是，只除了唐家，別邦隨你定議。」伯當說：「以臣愚見，除卻唐朝，沒處去了。」李密說：「如今一十八家改年號，哪爭唐家一處？」伯當說：「唐高祖寬仁海量，禮賢納士，江山廣闊，別邦那小去處，難以存身！」李密說：「你豈不知，我與秦王有仇？還尋別的所在！」伯當說：「唐高祖仁德之君，料不記恨。主人不必多疑！」李密說：「我有個故友饒君素，有才善斷，見為咸陽縣令。我們趨上咸陽，與他計議。或行或止，憑伊定奪！」賈閏甫說：「主人！甚好！」正是月明登古道，晚日走長途！

玉露丹楓九月天，乘驂遙過翠屏川。